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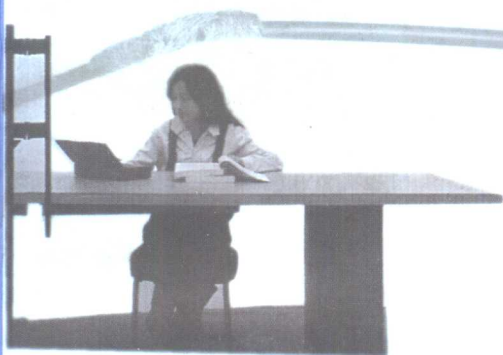
Ban Gong Shi De Gu Shi

讲述老百姓

刘震云 王跃文等著

自己的故事

● 办公室的故事



Ban Gong Shi De Gu Shi

老百姓

周樹松 王曉光 等

自己說故事

● 社會主義故事

Shangdong 1991 The Great Wall

讲述老百姓

自己的故事

办公室的故事

刘震云 王跃文等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
办公室的故事

刘震云 王跃文等著

陈宇红 编选

责任编辑：晓 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9

字数：440,000 印数：8,001—14,000

简易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 } 7-5404-2367-6}{\text{I} \cdot 1763}$ 定价：23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

1	刘震云	单 位
66	王跃文	旧约之失
112	祁 智	陈宗辉的故事
177	袁一强	小人不可得罪
228	艾 伟	到处都是我们的人
274	李治邦	成 熟
311	施益民	户 口
365	陈晓白	正午的太阳
416	曹黎民	萧瑟的秋天
462	王海玲	好你个鬻发的老洪
489	宋海年	文 人
524	聂鑫森	风雪夜归人
537	冯炬明	裸 云
589	小 羊	机关无故事

· 1 ·

刘震云

“那也不该买烧鸡，为入一个党，值得那么贵的烧鸡吗？买一根香肠就够了！”典型的小林老婆的语言。刚从大学毕业的小林面对房子等一应俗务，开始追求“进步”，每月一次思想汇报，然而人事变动，阴差阳错，让他的入党问题仍然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该小说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官场小说的经典之作。

单 位

“五一”节到了，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。分梨时，办

公楼门前设了个磅秤，杂草弄了一地。男老何男小林将分得的一筐梨抬到办公室，大家开始找盛梨的家伙。有翻抽屈找网兜的，有找破纸袋的，有占字纸篓的，女小彭干脆占住了盛梨的草筐，说到家还可以盛蜂窝煤。接着大家又派小林去借杆秤和秤盘，回来进行第二次分配。女老乔这天去医院看医生（据女小彭讲是子宫出了毛病，大家不好问候她），回来的晚些。进门见大家占完字纸篓和草筐等，心上有些不高兴，便径直去翻梨筐。揭开盖子一看，便大声疾呼：

“咦，你们怎么弄了筐烂的！”

大家停止找家伙，都探过脑袋来看梨。果然，梨是烂的。有的烂了三分之一，有的烂了三分之二，最好的也有铜钱大一样的疮疤。大家开始埋怨老何和小林，大家信任你们让你们去分梨，你们怎么弄回来一筐烂的？副处长老孙支使老何：

“老何，到别的办公室看看，看看人家的梨怎么样！”

老何一边跟大家解释分梨情况，说总务处规定分梨不准挑拣，挨上哪筐是哪筐，一边跑到别的办公室去看。看了一阵回来，松了一口气说：

“别的办公室分的也是烂的。一处是烂的。二处是烂的，七处也是烂的！”

大家又开始埋怨单位：“好不容易‘五一’节，拉了一车梨，谁知全是烂的！”

小林这时借回来杆秤，准备分梨。大家说：

“别称了别称了，反正是烂梨，扒堆儿算了！”

小林放下秤，开始扒堆儿。扒完堆儿，捋着手上的烂酱，让大家挑梨。这次分梨不像往常，往常个儿大个儿小，有个挑头，现在大的大烂，小的小烂，大家都不挑了，哪堆离谁的办公桌近，哪堆就是谁的。大家得了梨，都开始赶紧

用刀子剝梨，捡最烂的剝剝吃。全办公室一片吃梨声，不像往常舍不得吃。全屋就老何不剝，像往常吃好梨一样洗洗吃。大家说：

“老何，算了，烂的地方不能吃，得癌！”

老何也没不好意思，说：“烂的地方也能吃，苹果酱都是烂苹果做的！”

大家知道老何家庭负担重，工资不高，老婆的爷爷奶奶都在他家住着，不再说他，让他吃。

吃着梨，女老乔出去转悠一圈，回来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说梨之所以是烂梨，是因为拉梨的卡车在路上坏了（这车梨从张家口拉来），一坏两天，烂了梨；坏车的原因，是因为上次单位分房，司机班班长男老雕想要一个三居大间，单位分给他一个三居小间。大家将怒气又对准了老雕：

“这老雕太不像话，因为个人恩怨，让大家吃烂梨！”

到了下午，班车快开了，大家都在用旧报纸收拾烂梨，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，说车上也有几筐不烂的梨，总务处将它们留下，下班之前分给了几个局领导。大家已息下的怒气又升起：

“娘的，拉了一车烂梨不说，让大家吃烂梨，他们吃好梨！”

副处长老孙说：“班车快开了，大家不要听信谣言，一车梨，要烂都会烂，水果传染，这是普通常识，他们怎么会有好梨分？”

话音没落，单位的公务员小于提了一网兜好梨进来，说是分给男老张的，今天老张没来上班，让找人给他送到家——老张原是这办公室的处长，最近刚刚提升副局长，大家又对老孙说：

“看看，看看，领导可不分了好梨！老张刚提副局长，

就分了好梨!”

老孙不再说话，低头整理自己的烂梨。最后又说：

“别议论了，看谁家离老张近，把梨给他捎回去!”

这办公室女小彭跟老张住一个宿舍楼，一个五门，一个六门，她捎最合适。但女老乔还记着女小彭占草筐的事，这时说了一句：

“小彭，你提着烂梨，给人家捎好梨，这事可是孙子干的!”

女小彭原来就跟老张不对劲儿，老张在这办公室当处长时，为写一份材料，说过她“思路混乱”相互拍过桌子；现在老张虽然升了副局长，但女小彭这人脑子容易发热，发热以后不计后果，这时被女老乔一说，她与女老乔也不大对付，一边瞪了女老乔一眼，一边将已经提起的好梨扔到了墙角：

“是孙子不是孙子，不在捎梨不捎梨!”

大家提着烂梨都走了，留下一兜好梨在办公室。老孙最后一个走，锁办公室。他平日也与老张有些面和心不和，看着墙角那兜好梨，没有说话，“咔嚓”一声将门锁上了。

二

第二天八点，副局长老张准时到了办公室。老张虽然提了副局长，但桌子暂时还没搬，留在处里。本来按规定他现在上班可以车接了，但他仍骑着自行车，家住崇文区，上班在朝阳区，路上得一个多小时。老张长了个猪脖子，多肉，骑一路车，脖子汗涔涔的。但他转动着脖子说：

“也不见得多累!”

或者说：

“骑车锻炼身体！”

老张进了门，一眼发现办公桌桌腿下蹲了一兜梨，高兴地说：

“噢，不错，分梨了，梨不错嘛！”

这时大家都已陆续进来，纷纷说：

“老张，快别说梨，大家分的全是烂梨，就你们几个局长是好梨！”

女老乔说：“那梨提回家只能熬梨水儿！”

老张吃了一惊：“噢，是这样？这样做多不合适！”

接着将那兜好梨提上办公桌：“吃梨吃梨，我老婆单位上也分梨，这梨就不提回家了！”

大家便上去吃老张的梨，一边吃一边又说起昨天的事。副处长老孙没去吃梨，在那里抽烟，说清早不宜吃凉东西，弄不好怕拉肚子。女小彭也没吃，将羊皮女式包重重地摔在桌子上，一个人咕嘟着嘴在生气。她清早坐班车听到这样一个信息，有人将她昨天不给老张带梨的情况作了宣传，成了今天早上一个小新闻。这事迟早会传到老张耳朵里。传到老张耳朵里女小彭倒不怕，只是恨办公室又出了内奸，出卖同志。她怀疑这事是女老乔或副处长老孙干的。

吃完梨，小林收拾梨皮，老孙敲敲杯子，说要传达中央文件。接着从“各省市自治区、各大军区”念起来。他念完一页，传给老何；老何念完一页，传给女老乔；女老乔念完一页，传给小林……传达文件分着念，是老张在这当处长时发明的主意。因以前老张念文件时，大家剪指甲的剪指甲，打毛衣的打毛衣，老张很生气，最后想出这么个办法，让大家集中精力。后来老张仍嫌不过瘾，又说念文件可以不用普通话，用家乡口音念，大家天南地北凑到一起工作，用各地

口音念文件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老张现在升任副局长，已经不算这办公室的人，可以不念文件，于是就捂着保温杯在那里听。

文件传达到三分之二，来了两个总务处的人，说老张的局长办公室已经收拾好，来帮老张搬桌子。老张问：

“不是说下礼拜搬吗？”

两个总务处的说：“已经收拾好了，局长说还是请老张搬下去，有事情好商量。”

老张说：“好，好，现在正传达文件，等文件传达完。”

两个总务处的就在门口站着，等传达文件。

文件终于念完，大家都站起来帮老张搬桌子，纷纷说：

“老张升官了，也不请客！”

老张笑着说：“不是请大家吃梨了吗！”

大家说：“吃梨不算，吃梨不算，得去芙蓉宾馆！”

说着，搬桌子的搬桌子；搬纸筐的搬纸筐，搬抽屉的搬抽屉，一团忙乱。全屋就女小彭仍咕嘟着嘴在那里生气，不帮老张搬。刚才轮到她念文件，她说“嘴烂了”，推了过去。她还在生今天早上的气。

大家把老张送到二楼，发现原来抬下去的桌子已经作废了，因老张的新屋子已经和其他局长副局长一样，换成了大桌子，上面覆盖着整块的玻璃板：干干净净的玻璃板上，蹲着一个程控电话。屋里还有几盆花树，两个单人沙发，一个长大沙发，都铺着新沙发巾。干净的屋子，有原来整个处的办公室那么大。

“老张鸟枪换炮了！”

老张笑着说：“以后得一个人呆着了，其实不如跟大家呆在一起有气氛！”

总务处的两个人请示老张：“老张，这旧桌子没用了，

我们入库吧！”

老张让给他们一人一支烟：“辛苦辛苦，入库入库。”

接着又给大家一人让了一支烟。

大家抽着烟回到原来的办公室，发现老张桌子搬走，剩下一块空嘴似的空地。灰尘铺出一个桌印子。小林就去打扫。这时大家才发现，老张真的升了副局长，留下一块空地。接着又想，这空地该由谁填补呢？大家自然想到老孙，又开老孙的玩笑。

“老孙，老张一走，你的桌子该搬到这里了。”

老孙抽着烟谦虚：“哪里哪里！”

女老乔是个老同志，平时颇看不起老孙，就说：“老孙装什么孙子！看那说话的样子，心里肯定有底！”

老孙忙说：“我心里有什么底！”

大家开完老孙的玩笑，又想起老孙如果一升正处长，谁来接替老孙呢？接着开始各人考虑各人，玩笑无法再开下去。接着便又想起老张，探讨老张为什么能升上去。有的说是因为老张有魄力，有的说是因为老张平时和蔼，还有的说主要还是看工作能力，这时女小彭发了言：

“狗屁，元旦我看他给局长送了两条鱼！”

又有人发生分歧，说老张靠的不是局长，是某副局长。又有人说他靠的不是局长，也不是副局长，是和部里某位领导有关系……正说着，老张推门进来，来拿落下的一双在办公室换用的拖鞋。大家忙收住话题，但估计老张已经听到了，脸上都有些尴尬。不过老张没有介意，拿着拖鞋还开玩笑，指着刚才没搬桌子的女小彭说：

“小彭，窗台上这两盆花，我一走，就交给你了，以后每天下班时倒些剩茶叶水！”

大家神情转了过来，都说：

“倒茶叶水，倒茶叶水！”

老张拿着拖鞋走后，大家说：

“可能他没听见！”

女小彭说：“听见又怎么样！”

这边仍在议论，那边老张提着拖鞋回到他的局长办公室。他听见了。听见了大家议论他怎么升的副局长。不过他没有生气，这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如果别人升副局长，他会不议论吗？将心比心，他原谅了大家。毕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。不过等老张换上拖鞋，关上门一个人靠到新沙发上时，又恨恨地在心里骂了一句：

“这些乌龟王八蛋，瞎议论什么！你们懂个鸡巴啥！爷这次升官，硬是谁也没靠，靠的是运气！”

老张心里清楚，本来这次升官没有他。自一个副局长得癌症死后，一年多以来，副局长一直闪着一个空缺。据老张所知，局长倾向提一处处长老秦，部里某副部长主张提七处处长老关。拉锯一年，部里部长生了气，说一年下来，你们这个提这个，那个提那个，还有点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？我偏不提这两个，提一个你们都不提名的一个！选来选去，选到了老张头上。老张把这次升任总结为“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”，是机会，是运气。局长、副部长分别找他谈话，又都说自己是极力推荐了他，以为老张蒙在鼓里。老张表面点头应承，心里说：“去你们娘的蛋，以为老子是傻子，老子谁的情都不承，承党的！”今天早上上班，碰到一处处长老秦，七处处长老关，说话都酸溜溜的。老张表面打哈哈，心里却说：“酸也他妈的白酸，反正这办公室老子坐上了！以后你们还得他妈的小心点，老子也在局委会上有一票了！”

老张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背着手在屋里走动，开始打量屋子。屋子宽敞、明亮、干净、安静。照老张的脾气，本来就

喜欢一个人呆着，不愿跟许多人一个办公室，没想到奋斗到五十岁，才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，心里又一阵辛酸。年龄不饶人啊。又想到老秦老关仍在大房间呆着，又有些满足。都不容易。本来自己也没妄想当副局长，退二线的渔网都买好了，没想到一下又让当副局长。既然让当，就当这几年。吃过中午饭，老张躺到长沙发上，盖一件上衣，很快就入睡了。这在大办公室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里睡没大沙发不说，刷饭盆的刷饭盆，打毛衣的打毛衣，女小彭的高跟皮鞋走来走去，哪里睡得着啊！

老张睡到半截，猛然惊醒。他突然想起，自己还不会用程控电话呢！他忙跑到桌子前，看新电话的说明书，按着说明书的规定，一个一个按电话的号码键，分别试着给妻子、女儿单位打了两个电话，告诉她们自己的电话号码变了，以后别打错了。又吩咐老婆今天回家时买一只烧鸡。

三

四月三十日，单位会餐。总务处发给每人一张餐券。中午每人凭餐券可以到食堂免费挑两样菜，领一只皮蛋、一瓶啤酒。按往常惯例，这顿饭一个办公室在一起吃。大家将菜分开挑，然后集中到一起，再将皮蛋啤酒集中到一起，将几张办公桌并在一起，大家共同来吃。再用卖办公室废旧报纸的钱，到街上买一包花生米，摊在桌子中心。所以一过十点半，大家都开始找盆找碗，腾桌子，十分热闹。连往常工作上有矛盾的，这时也十分亲热，可以相互支使，你去买馒头，你去涮杯子等等。

到了十一点，大家准备集中盆碗，到食堂去挑菜，抢站

排队。这时老何提着自己的碗盆来到老孙面前：

“老孙，我家里蜂窝煤没了，得赶紧赶回去拉煤。”

大家听了有些扫兴，都知道老何是心疼他那两份菜，一只皮蛋、一瓶啤酒，不愿跟大家一起吃，想拿回去与家人同享，孝敬一下他老婆的爷爷奶奶。老何怕老婆，大家是知道的。据说他兜里从来没超过五毛钱，也不抽烟。

女小彭说：“老何，算了，划不着为了两份菜去挤公共汽车！”

女老乔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老何不在这吃，我们也不在这吃，这餐别聚了！”

老何急得脸一赤一白的：“真是蜂窝煤没有了嘛！”

老孙摆摆手：“算了老何，在这吃吧，蜂窝煤下午再拉。停会儿我找你还有事，咱们到下边通通气。”

老孙说要“通气”，老何就不好说要走了，只好边把饭盆扔下，边说：

“真是没有了蜂窝煤！”

接着，在别人集中碗盆到食堂去排队时，老孙拉着老何，到楼下铁栅栏外去“通气”。所谓“通气”，是单位的一个专用名词，即两个在一起谈心，身边没有第三个人。办公室的人常常相互“通气”。有时相互通一阵气，回到办公室，还装着没有“通气”，相互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

“我们到下边买东西去了！”

不过老孙“通气”不背人，都是公开化，说要找谁“通气”。

铁栅栏外，老孙与老何在那里走，“通气”。走到头，再回来，然后再往回走。老孙穿一套铁青色西服，低矮，腆个肚子；老何瘦高，穿一件破中山装，皱皱巴巴，脸上没油水，鼻子上架一副已经发黄的塑料架眼镜。二十年前，老何

与老孙是一块到单位来的，两人还同住过一间集体宿舍。后来老孙混得好，混了上去，当了副处长；老何没混好，仍是科员。当了副处长，老孙就住进了三居室；老何仍在牛街贫民窟住着，老少四代九口人，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。一开始老何还与老孙称兄道弟，大家毕竟都是一块来的，后来各方面有了分别，老何见老孙就有些拘束，老孙也可以随便支使老何：

“老何，这份文件你誊一誊！”

“老何，到总务处领一下东西！”

一次单位发票看电影，老何带着老婆去，老孙也带着老婆去。座位正好挨在一起。大家见面，老孙指着老何对老婆说：

“这是处里的老何！”

老何本来也应向老婆介绍老孙，说“这是我们副处长老孙”，但老何听了老孙那个口气，心里有些不自在。大家都是一块来的，平时摆谱倒还算了，何必在老婆面前？就咕嘟着嘴没说话，没给老婆介绍。不过没有介绍老婆仍然知道了那是老孙，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，老婆对老何发脾气：

“看人家老孙混的，成了副处长，你呢？仍然是个大头兵，也不知你这二十年是怎么混的！”

当然，老孙还不是他们这茬人混得最好的，譬如老张，也是同集体宿舍住过的，就比老孙混得又好。所以老何不服气地说：

“老孙有什么了不起，见了老张还不跟孙子似的！”

老婆顶他一句：

“那你见了老张呢？不成了重孙子？”

老何不再说话。娘的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大家一块来的，搞来搞去，分成了爷爷、孙子和重孙子。这世界还真不是好

弄的。老何不由叹息一声。

老孙平时很少找老何“通气”，上级下级之间，有什么好通的？所以老孙一说找老何“通气”，老何心里就打鼓，不知道这家伙要“通”什么。

谁知老孙也没什么大事，一开始东拉西扯的，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后来问：

“你还住牛街吗？”

老何抬起眼睛瞪了他一眼：

“不住牛街还能住哪里？我想住中南海，人家不让住！”

老孙没有生气，仍笑着说：

“屋里还漏雨不漏雨？”

一提屋里漏不漏雨，老何更气，说：

“四月十五号那场雨，你去看看，家里连刷牙杯都用上了，为这还和老婆打了一架！老孙，下次单位分房，再不分给我，我就拼命了，姑娘都十八了！”

老孙一点不同情地说：“谁让你级别不够呢！你要也是处长，不早住上了！”

老何更气：“我想当处长，你们不提我！”

老孙“咯咯”地笑。后来收住笑，掏出一支烟点着，说：

“老何，咱俩说点正经的，说点工作上的事。你看，老张调走了……”

老何一愣：他调走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
老孙看着老何：“这个老张不像话。当初咱们住一个集体宿舍，里外间住着，现在他当了副局长，按说……老何，我不是想当那个正处长，按说，处里谁上谁下，是明摆着的，但昨天我听到一个信息，说咱们处谁当处长，局里要在处里搞民意测验，你看这点子出的孙子不孙子！我估计这点子是老张出的！”